

「旋轉」土耳其烤肉

「哇！這裏怎麼這麼多人在排隊。」我坐在出租車上，在一個街頭轉角處看到了一排看不到盡頭的隊伍。排隊的人們都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這讓本來就很長的隊伍顯得更長了。

「這就是『傳說中』的Mustafa's Kebab，你沒來吃過麼？」出租車司機聽到我自言自語，跟我搭話，「土耳其烤肉Kebab你一定聽說過吧。」

「Kebab？當然聽說過，我也很喜歡吃。你一說名字Mustafa我記起來了，我的好幾位朋友推薦過。您是土耳其人？您覺得這家好吃麼正宗麼？」

「是的，我來自土耳其。這家好不好吃正不正宗？要說實話麼？」土耳其大叔爽朗地笑了起來，「味道確實不錯，價格也算土耳其烤肉中便宜的。這家確實名聲在外，應該是柏林最有名的土耳其烤肉店。不過柏林還有比這家更好吃的土耳其烤肉。」

我順手在手機上查了一下這家「網紅烤肉店」，它在谷歌上有超過一萬兩千個評價，有評價寫着「柏林最好吃的Döner」，我有點疑惑：「大叔，不都是土耳其烤肉麼？Döner和Kebab到底有什麼區別？」

「Döner在土耳其語裏是『旋轉』的意思，而Kebab是『烤肉』的意思。現在人們口中說的Döner，其實就是從旋轉烤架上切下來的烤肉做的卷餅。」土耳其大叔很認真地解釋：「你猜一猜，柏林的Döner店多還是伊斯坦布爾多？」

「不過你既然這麼問，我得說是柏林。」跟土耳其大叔聊天很愉快，「是的。柏林有四千多家Döner店，全德國有四萬多家呢。我曾經有一次還看到過報紙上說，



柏林漫言
余 逾

Döner超過烤腸成為德國最受歡迎的快餐。」土耳其大叔越說越起勁，其Döner，這種旋轉土耳其烤肉架，還是一位土耳其裔人一九七一年在柏林發明的。所以柏林是土耳其旋轉烤肉的發源地。」「這還是我第一次知道，太神奇了！」

和土耳其大叔的這次聊天讓我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就去了那家「傳說中」的Mustafa土耳其旋轉烤肉店。

這家小小的店鋪有着一個並不顯眼的招牌，裏面兩個大大的垂直烤肉架，架上穿着厚厚的肉片。這兩個肉柱一個是牛肉為主，另一個是雞肉。為了口感更好，肉柱上除了主要的牛肉或者雞肉，店主還會加一些由雞肉牛羊肉混合的絞肉。德國對此還有專門的規定：絞肉含量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

店裏正對着街是一排玻璃櫃枱，裏面有各種各樣可選擇的蔬菜，還有幾個小一點的盤子裏裝着香菜和薄荷等「香料類」蔬菜。緊靠着蔬菜便是醬料瓶子，主要有三種：辣醬、酸奶醬和沙拉醬。如果不確定喜歡哪種醬，很多客人會說「都來一點」。土耳其小伙子熟練地拿出烤餅，從烤肉柱上切下薄片塞進餅裏，再加上各種蔬菜，淋上醬料。一個集蛋白質蔬菜碳水為一體的午餐就有啦。

後來為了迎合日益流行的素食風潮，Döner還有素食版本，被叫做Vöner，烤肉也被換成了土豆或者豆腐。

土耳其移民是柏林外來移民中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他們在融入德國文化的同時也帶來了自己豐富的文化和美食。當旋轉土耳其烤肉風靡全球的時候，誰也不會猜到，它的起源地竟是柏林。



如是我見
周軒諾

隨着東京奧運會臨近，香港各大紙媒網媒都密鑼緊鼓地籌劃奧運專題報道，而且不約而同地把焦點放在某些傑出運動員身上，紛紛以獎牌攻略、獎牌希望、獎牌預測、奪金奇兵、淘金行動、金牌獎金等字眼作為版面大標題。

把以體育和健身掛帥的運動會渲染成奪金、奪牌、爭牌的大戰場是一個壞風氣，以往的亞運會、奧運會一落幕，有獎牌進賬的運動員就立馬被隆重其事地頒發獎金。

沒錯，以實際行動去褒揚成績出眾的運動員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對取得傑出成就的選手一大鼓勵與支持，而報章用頭版去報道運動員奪金新聞也是理所當然，畢竟是鼓舞人心的喜事，其他地方亦會大事

獎牌大過天？

慶祝運動員勇奪金牌、冠軍，好像法國足球隊贏得上屆世界盃冠軍，人家不也是鋪天蓋地吹捧那群法國國腳們，更視他們為英雄般款待呢。但太過重視獎牌與名次、太過高調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因為太過聚焦獎牌，標榜精英運動員，甚至凱旋式歡迎獎牌戶歸來，難免會讓市民感覺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認為能斬獲金銀銅的就是出色的運動員，沒有獎牌落袋的就是「水皮」的運動員。難道好與不好、成功與失敗就是以獎牌來區分嗎？難道未能踏上冠亞季頒獎台的選手就是未夠班、不夠努力嗎？非也。不能躋身三甲不代表欠缺水平，只是其他選手的表現比自己更出色而已，實在無須為失落獎牌而自卑、難過，只要做到盡了全力、尊重對手、突破自己、公平競技、問心無愧，那已經是勝利了、無憾了，奧運精神不就是這樣嗎？可惜社會和坊間媒體並沒有對這幾方面着墨太多。

其實能躋身奧運會這個國際大舞台本身就是一種勝利，是運動員默默耕耘和辛酸付出的一項回報，何必必要計較獎牌多寡呢？如果這樣在乎獎牌，那麼那些連奧運入場券也拿不到、寂寂無聞的運動員又如何？又是否不值一提呢？難道他們以往沒有努力、沒有付出嗎？

媒體要平衡報道比賽成績和奧運精神，例如播放一些各國運動員打破膚色種族界限的畫面以及運動員們識英雄重英雄的鏡頭，多表揚勝不驕、敗不餒的比賽態度，同時亦要給予其他無牌落袋、默默付出的選手應有尊重與嘉許。媒體不應過分聚焦獎牌、過分吹捧得獎運動員，反而要藉着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好好宣揚體育精神，並刻畫運動員們不屈不撓、屢敗屢戰、自強不息、永不言棄的奮鬥故事以及不服輸、不懼怕挑戰的突破精神。這樣比起催谷奪多少金，拿多少銀更有意義。

鏡頭裏的香港市井



▲《重慶森林》劇照。
▲《無間道》劇照。
資料圖片



演也是受了早期港劇的影響，喜歡如此設置。在很多的警匪劇當中，警察與線人的接頭地點也多半通過茶樓，不經意的一籠包子，貌不起眼的一副餐盤，下面可能都暗藏玄機。

我一直覺得，地域越是局促，市井越是好看。估計越是局促的街巷之中，越容易展現一個地區的真實原生態生活，越容易「有戲」。很多並不寬廣的香港街巷中，叮叮的電車聲經過，男主角拿着一張報紙從電車上跳下來，站台上，一般有等他的女主角。或是男主角路過站台，穿街走巷拐進一家公寓樓，鏡頭推進，故事就此展開……這，就是熱氣騰騰的香港

市井。一樣精彩的還有菜市場，香港影視劇的追逐戲，很多是在這裏展開。掀翻的菜攤，打鬥時扔過來的一捆青菜，一隻榴槤，或是弄翻的魚缸魚盆，讓人透過鏡頭，就能瞬間感知菜市场嘈雜的聲場以及各種味覺雜糅在一起的氛圍。鏡頭，總能在此刻給我們一些心理暗示。

天台，似乎也是最能全景觀表現香港市井繁華的一個視角。香港電影的代表作之一《無間道》，就有很多的天台戲，鱗次櫛比的高樓，洶湧的車流，亮起來的萬家燈火，從俯瞰的角度表現「上帝視角」的香港，都市的氣息又逐漸的濃了起來。

有很多時候，我曾試想自己就是坐在中環某大牌檔裏的小夥計，或是尖沙咀某家路邊攤裏正在喝酒的小青年，抑或油麻地附近某條小巷中過着普通人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瑣細，日子繁雜，我們就這樣，過着有滋有味的日子，見證着每天都在發生的香港故事。

我知道，這僅限於我從鏡頭中感知到的香港市井假想。

方寸之間「澳門特色老店」



市井萬象

澳門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自開埠以來，大街小巷的老店是澳門城市演變數百年歷史的見證，亦成為澳門的形象標誌。澳門郵電局於今日發行以「澳門特色老店」為題的新郵品。

香港中通社



主宮醫院奇事



域外漫筆
霍無非

法國中部的勃艮第地區有個博納小城，百年的建築，低矮古老的城牆，星羅棋布的酒莊，空空落落的街道，若不是有機動車，真以為時光倒回，置身在中世紀。事實也確是這樣，這裏最宏偉壯觀的建築，竟是一幢哥德式的主宮醫院(Hotel Dieu)，拱門上「1443」四個金字燦燦發亮，明白無誤告示這家醫院誕生的年份。

從大門走進，裏面別有洞天，一個長方形的大院子，四周被建築圍繞。驚訝的是，兩側的建築格局不一，前院臨街的建築瓦青牆灰，尖頂刺天，樓內一層的拱形屋頂下，暗紅色調。彩繪橫樑，朱木隔欄，寬敞的長廊，是醫院的主體部分，診室和病房都在這裏。靠牆兩邊的褐木底座上，挨着擺放十數張病床，暗紅的床架、簾幔、白裏紅外的被套，與當今的醫院用品大相徑庭，把室內映襯得幽幽的。想像一下，五百多年前昏暗的燭光中，白衣修女往來護理患者，是怎樣的場景。當陽光從牆壁高處拱窗射進，整個室內呈現出暖意濃厚的油畫效果。長廊盡頭，還有個微型教堂，為信教的

醫患提供禱告之便，可謂關懷備至。教堂建在病房邊，是這家醫院的奇事之一。

轉過彎，後院的建築稍矮一些，室外有通道，彩繪廊柱，黃牆雜瓦，方格圖案琉璃瓦色彩繽紛，活潑生動，多個人字形的窗台探頭凸出，尖頂恰似支支桅杆。此為醫院的輔助部分，藥房、實驗室、廚房等就設在這裏，配藥製藥，做醫學研究。細觀擺放的物品，有中式青花瓷罐瓷盤，說明在中國的明代，祖先們利用先進的航海技術遠涉重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法蘭西等歐洲國家有了通商貿易。徜徉踱步，傳來潺潺流水聲，卻非來自院內的古井，透過腳下地板刻意留下的多條縫隙，清晰看見歡快的溪流從下而過，升起爽涼之氣，當年為何這樣建？給今人留下諸多猜想。醫院建在流水上，為又一奇事。

主宮醫院的創始人是尼古拉·羅蘭公爵夫婦，據說建院的初衷是給貧窮百姓免費治病，帶有慈善的性質，這與當時徘徊在歐洲的人文思想不謀而合，也提升了一些貴族的聲望。之所以院址選擇在博納，很大程度是這裏的資源

和特產，能給醫院提供不竭的物質條件，以免入不敷出。當然，也可以醫院為名發展自家產業，一舉兩得，主人的心思能揣出幾分。

勃艮第為法國著名的葡萄產區，土質砂性鬆軟，表層透水性好，日照強烈充足，早晚溫差明顯，加之霜期到來恰到好處，非常適合葡萄生長，四野的葡萄園一望無際。天作地合，每當葡萄收穫的季節，一串串色彩鮮豔的葡萄沾着露，淌着蜜，採摘下來，主要用於釀酒。博納產的葡萄酒口感厚重，酒色鮮紅，被譽為「葡萄酒的國王」，是法國人佐餐必不可少的佳釀。醫院主人正是看重這一點，游說於貴族與莊園主之間，逐漸爭取到一些葡萄園和土地的捐助，種植葡萄和釀酒，取得的收益，成為醫院的經濟來源。開支全靠葡萄酒，為這家醫院的最大奇事。

如今，主宮醫院已不復存在，原址闢為博物館供人參觀，但救死扶傷，行善助弱的傳統保持下來。「博納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讓人想生病的城市」，這句名言在法國流傳很廣，每年十一月的第三個星期日，博納都要舉行傳統的

葡萄酒拍賣活動，拍賣所得，全部捐給當地的養老院等慈善機構。

觀賞罷展廳內的古畫名作《最後的審判》和小賣部（專售葡萄酒等紀念品），就要離開了，這一刻，有似曾相識之感，經他人提醒，恍然大悟：這裏還是英法合拍影片《虎口脫險》的外景地，機智的英國飛行員在此躲過德軍的追捕，逃出生天。藝術氣氛籠罩醫院，也算作奇事吧。



▲法國勃艮第的主宮醫院一景。 作者供圖